

平江府的老虎灶

□吴晓平

与贡院街丁字夹角的一条支巷,叫平江府。这个以古苏州名字命名的大街,50多年前只是一条逼仄的小巷,弹石铺路,娃儿滚铁环,叮叮当当,悦耳动听。巷口一家老虎灶,终日炉火熊熊,热气蒸腾,很是兴旺的样子。

开老虎灶的是对老夫妻,两人都很胖,乌眉灶眼的,一人一条围裙,成天在灶上忙碌。开水一分一瓶,假如你买筹儿,一毛钱12根,多两瓶,相当于吃了批发。那时家家烧煤基,双职工回到家里,捅开煤炉烧饭炒菜,来不及,就喊娃儿到灶上冲瓶开水。开水烧饭,炒菜,节省了时间,也省煤,划算。家里办事,比如来了客人,或者周末娃儿洗澡,要用很多水,我们就会拎只大水壶,找老板娘冲水。水壶容积大,一根筹儿灌满了,回来能冲上一瓶半。老板娘明知你揩了她油,街坊邻居的,也不计较,

笑眯眯帮你灌满。老板不行,小气,哪怕你拎只桶去,他照样眯缝着眼,一勺水舀上,再不肯添。你若和他计较,胖老头儿立马拿过一只空水瓶,将水倒回去,哎,不多不少,正好就是一瓶!所以我们娃儿冲水,总是站在街角,等老板娘出来了,赶紧跑过去。这对夫妻也精得很,常常看老板娘站在灶前,等你屁颠颠拎只壶到灶前,发现老板娘早弯腰添柴去了。老板转动门板一样的身躯,立在你面前,一把抓过你的壶,不多不少一勺。娃儿便低低骂一声:畜皮干儿!一溜烟跑开。

那时家家没有卫生间,洗澡是个大事情。男人家好办,满街的澡堂子,往里一钻就解决了。女人家就难,不晓得是女人家过日子,舍不得花那个钱,还是澡堂子不会做生意,不开女子浴室。总之,到了冬天,女人家要想热乎乎洗把澡,就是找不着落地。那一年,平江府的老虎灶居然开起了女澡堂。地方小,就两只盆。每到

周末,女同胞挽起头发,夹着洗脸盆,老虎灶前排长队。女人家难得洗回澡,进去就舍不得出来,左一盆,右一盆地换热水。老板就敲着板壁骂,你身上有虱子还是有蚊子,老皮都搓下几层来了,还不出来?脸皮薄的女子挂不住,赶紧揩干了,脸红红出来,低头疾走,不敢应声;泼辣的婆娘不买账,隔着板壁对骂;骚老头儿,老娘洗个澡也不安生,有本事掀了帘子进来骂!

每回都是老板娘出来打圆场,笑眯眯的,添一瓢热水进去,说几句好话。婆娘也就不好意思再吵,穿穿出来了。

老两口似乎无儿无女,街坊都说,老板抠成这样,赚钱不晓得留给哪个?

有一年冬天,快过年了,南京落场大雪,秦淮河上都结了厚厚的冰。临近晚饭时分,平江府巷口来了个要饭的,女的,一手牵个娃娃,一手托着缺了边的破碗儿。老板娘往她碗里倒上半碗

饭,打发她走路。大概老虎灶旁边暖和,那个娃娃一屁股贴在灶边,不肯走。那娃娃有五六岁,脸上乌黑,手上脚上全是冻疮,乱糟糟的头发结成饼子,看不出男女。胖乎乎的老板弯下腰,仔细打量这对母子,伸手从灶上拿出一只喷香的烤山芋,递给娃娃。娃娃接过山芋,一边吹着拍着,一边张口就吃。老板娘和葛地说,好吃吧?到那边吃去,不要影响我们做生意。

老板突然发话,就在这块吃,吃完了洗个澡,暖暖身子再走!

老板娘惊讶地望着他,说,脏死巴塘的,你给他们洗了,顾客还敢来?

老板说,怕什么,从来都是人脏水,没见水脏人的——洗!洗完找几件干净衣裳给他们换上!

……很奇怪,那天排队洗澡的女子很多,大家都没作声,安安静静看老板娘将要饭的娘俩领进去,竟没有一个反对的。

微观

○○○

十年之间

李学宇

大学毕业十年,同学聚会。有人拖家带口来,有人还愉快地单着,有人结了婚又离了婚。相同的是,都在努力地爬坡。握手、拥抱,把以前不敢表白的暗恋嬉笑着说出来。有玩笑说,同学聚会很危险,拆散一对是一对。其实,当初既然已经怯懦了,十年之后就不要再说什么。往事随风,有些遗憾还是留着好。“江湖夜雨十年灯,桃李春风一杯酒。”一杯酒装下了所有的事,不用多言。

小马回到家

南山子

儿子上小班,入园不久就学会了一首歌,每天晚上一看到我,小嘴立刻开唱:“我的好妈妈,小马回到家,劳动了一天,多么辛苦呀。妈妈妈妈快坐下,妈妈妈妈快坐下,请喝一杯茶……”听得感动极了。同时也纳闷,唱给妈妈的歌儿,跟小马有什么关系呢?问儿子,儿子说老师就是这么教的啊。日子久了,我突然开悟,歌词应该是“我的好妈妈,下班回到家……”

清明时节

子晴

每年清明,都要陪父母去老家扫墓。他们退休后一直跟着我们生活,老家的房子早就卖掉了。所谓回老家,其实是当一回老家宾馆的客人。一开始,是亲戚帮我们这些在外地的人订他单位的定点宾馆。住了两次,大家很是过意不去,觉得给他添麻烦了。于是商量着自己订宾馆,我们遍搜网络,在已经陌生的故乡寻找性价比高的宾馆。终于选定一家合意的,每年就认准了提前订。说是回家,竟然有种外出旅游的味道。亲戚们从不同的地方聚拢来,宾馆成为大本营,聊聊家长里短。这样的相聚,一年只有一次,弥足珍贵。

装

周洋

有个朋友是肿瘤科医生,看多了生死,突然就累得不想看了。于是转行,换了个极清闲寡淡的工作。周末,他爬山、走湖、射击、赏花,还骑马、练书法,都是休闲清雅的活动。他常常在微信圈里秀,我有些羡慕,有些不服,但也只是默默点赞。有一天,他在自己的一则微信下留言:“有人说我喜欢装X,是的,我在装X中学会了古琴射箭骑马等等,而你们只能看看吐槽说废话,甩你们十八条街了……”焦大不懂林黛玉的愁,林黛玉也不懂焦大的忠心。装或者不装,自己舒服就好,别人根本没有发言权。

青石街来稿邮箱
xinfukan@126.com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30号



女人 [德]埃里克·赫克尔

熊猫袜子不丑

□张军霞

那天下午,和两个朋友去逛街,突然遭遇雷雨天气。我们躲在一家银行门口,一辆电动三轮出租车悄然停了下来,车主是一位40多岁的女子。我问:“可以送我们吗?”她微笑着点头。

上车安排妥当之后,我们不经意间发现,车主显然是个爱美的女子,她身上的连衣裙虽然质地不好,样式却很新潮。最有趣的是,她踩着一双黑色高跟鞋,却穿着一双雪白的袜子,袜子上面还带着熊猫的图案。

“爱美,却不懂得搭配呀!”朋友小声议论着,我盯着那双袜子上的大熊猫,思绪却忍不住回到了多年前……

那年夏天,我考上了小镇的重点中学,母亲为我买了一件红格子连衣裙,还奖励我10元钱。当时,这笔钱对于一个孩子来说,算得上一笔巨款。同村有个叫迎格的女孩,也考入了这所中学,我们相约去小镇逛逛。

逛完街准备回家时,正好路

过一家照相馆。我一时冲动,拉着迎格要去拍一张合影照片。可是,低头一看,发现我们的鞋子很脏,而且我们都光着脚丫,连袜子也没穿。

“不如我们先去买鞋袜!”我提议。我们各自花4元钱买了一双红色布鞋,又花5角钱买了一双红色的袜子,兴冲冲地把它们穿到脚上,直奔照相馆。

照片冲洗出来了,两个小女孩有些拘谨地靠在一起,连脸上的笑容也那么严肃。我们拿着照片四处显摆,感觉美得不得了。多年后,我偶然又翻到这张照片,不由感觉好笑:红裙子,红鞋子,红袜子,搭配在一起土里土气,是完全的乡下妹子作风呀。

可是,你看,我们当时的眼神,多么清澈明亮,我们的神情又是那么自信,充满了对未来的向往,这何尝不是另一种美呢?就像眼前这位女子,在这样恶劣的风雨天气,为了几块钱招揽乘客,神情却那么淡定。

我回头看那两只熊猫袜子,发现它们其实很可爱。

和公公婆婆做邻居

□王子华

当初公公婆婆的旧房要被征收,又不愿意住比较偏僻的安置房,所以便打算搬过来一起住。我记得当初我惊得差点喷了老公一脸的茶水,天天住在一起,家里不得闹得鸡飞狗跳?这婆媳关系可不好相处啊。

但如果不答应,那便是不孝啊!左思右想不得法,最后却听到楼上李大爷家搬东西的声音,这不禁让我眼前一亮,李大爷要去深圳了,这几天正在处理一些旧家具和家电,可是那房子却一时半会儿没处理出去。李大爷很爱惜自己的房子,就算是卖房子,也想选个好的买家。

想到这儿,我跳起来就往楼上跑,等我把情况一说,李大爷乐呵呵地说:“好好好,不说的,就冲你这份孝心,这房子卖给我我乐意。”房子手续很快交接清了,公公婆婆便在我们楼上住下来了。

老楼众生

□朱辉

“唉,真可怜啊!”在饭桌上,老妈一声叹息。父亲是个迷信的人,平日听到这样的叹息,尤其是饭桌上发出的叹息,他老人家无疑是要出口诛笔伐一番的。然而今天他并没有生气,而是陪着老妈感慨了两句。为什么呢?是因为老妈所叹的是二楼邻居小五。

小五不小,四十多岁了。曾经有一份工作,五年前下岗了,两年前转成了失业;小五曾经有一个老婆,虽然不漂亮,大致也还说得过去,然而她两年前也走了,跟了一个富而不富的老男人走了……

“唉,可怜啊!”老妈又叹了口气。老两口的潜台词我仿佛听懂了:我们家虽然穷,比起小五还是强得多啊!

弱势的小五,人缘倒是格外好。常常有人买回苹果梨子时会硬塞给小五他妈或者儿子几个,他们不要,便会在走廊里推推搡搡一番,有一回被来走访的街道主任看见了,我们门栋便成了方

圆几里有名的模范门栋。

经常被大家挂在嘴边的,还有小刘。小刘原本是我们的“门花”,长得颇能让门栋里十五岁以上的男居民看着心跳加速一番。原本这样的女人一定会成为其他女性的公敌,但她三年前居然悄无声息就嫁出去了,也就渐渐被人们淡忘了。去年她忽然离婚,又搬回来了。不属于红颜之列的一般的“颜”们便原谅了她的漂亮,而且总是背地里替她惋惜和不平。

除此之外,楼里还有几个经常被大家念叨的人物,比如40岁还没有结婚的大林,做生意发财后来又破产回到穷人行列的老胡……他们各自有一些粉丝,在不知不觉中成了别人的“心灵鸡汤”,而他们自己也在和别人的交流中,慢慢适应了命运的起落。

最近,有一个小道消息传来,我们这片老小区要拆迁了。面对这座灰头土脸的老楼,我们忽然有了几分依恋之情。要是住进了新的商品房小区,我们又会遇到怎样的邻居呢?